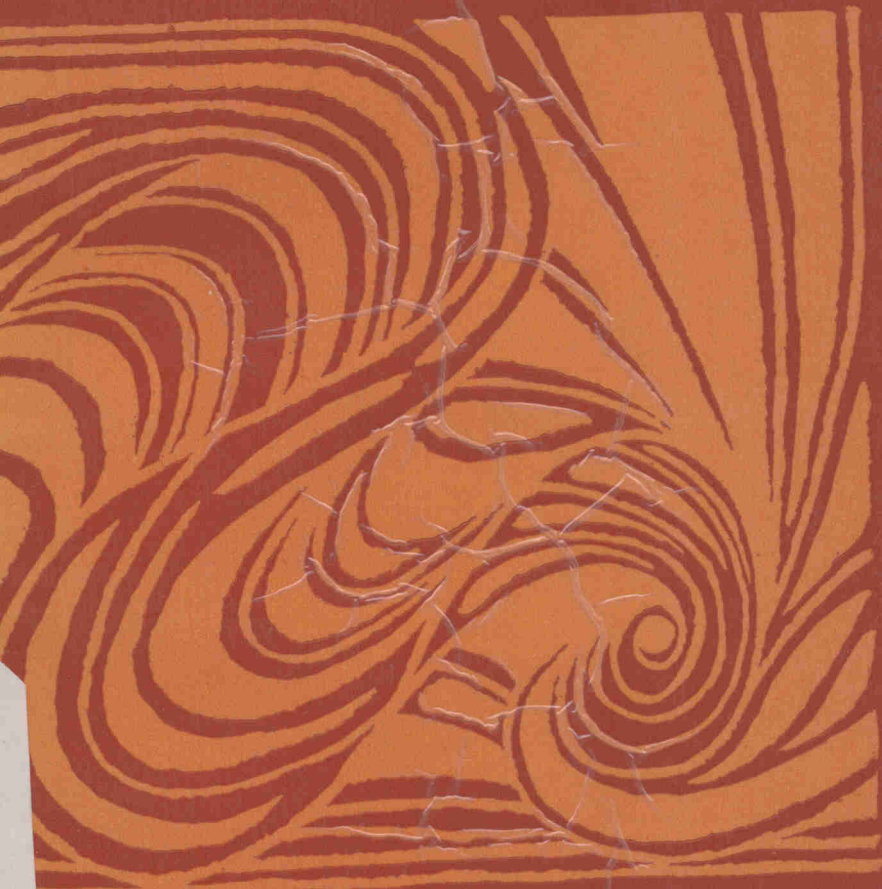


台湾研究丛书·文学

台湾新文学概观



黄重添 徐 学 朱双一 著

● 下 册 ●

鹭 江 出 版 社

台湾研究丛书·文学



台湾新文学概观

● 下 册 ●

费重添 徐 学 朱汉 著

鹭江出版社

1991·厦门特区

台湾新文学概观(下册)

黄重添 徐学 朱双一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邮政编码:361009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2.5 印张 2 插页 203 千字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7-80533-417-8

I·98 定价:5.80 元

目 录

下 册

第四节	萧飒与廖辉英的创作	(1)
第五节	黄凡与张大春的创作	(13)
第六节	吴锦发与王幼华的创作	(26)

第七章 长篇小说

(39)

第一节	概述	(39)
第二节	高阳与《慈禧全传》	(47)
第三节	言情小说与琼瑶的创作	(54)
第四节	金庸与古龙的武侠作品	(72)

第八章 诗歌

(84)

第一节	日据时期的台湾新诗	(84)
第二节	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03)
第三节	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125)
第四节	乡土诗歌的崛起及诗坛的多元化趋向	(139)

第九章 散文

(171)

第一节	概述	(171)
-----	----------	-------

第二节	学院派散文·····	(178)
第三节	女作家散文·····	(184)
第四节	乡土派散文·····	(193)
第五节	新生代散文·····	(202)
第六节	幽默散文·····	(213)

第十章 其他文种的创作 ····· (224)

第一节	极短篇小说·····	(224)
第二节	科幻小说·····	(233)
第三节	报导文学·····	(245)
第四节	杂文·····	(255)

第十一章 80年代文学潮流····· (267)

第一节	政治文学·····	(267)
第二节	新女性文学·····	(282)
第三节	都市文学·····	(295)
第四节	后现代文学·····	(309)
第五节	校园文学和新人类文学·····	(319)

第十二章 文学批评 ····· (332)

第一节	概述·····	(332)
第二节	海外文学批评家·····	(348)
第三节	80年代台湾文学批评与文学消费 ·····	(356)

第十三章 戏剧与电影文学 ····· (367)

第一节 当代舞台剧·····	(367)
第二节 电影文学·····	(384)
后 记·····	(392)

第四节 萧飒与廖辉英的创作

萧飒原名萧庆余,江苏南京人,1953年生于台湾,台北女专毕业后,任职于台北长积德国小。她16岁时开始写小说,第二年便出版小说集《长堤》。自1976年短篇小说集《日光夜景》问世之后,她的创作进入了丰收时期,先后出版了小说集《二度蜜月》(1978年)、《我儿汉生》(1981年)、《霞飞之家》(1981年)、《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1984年),以及长篇小说《如梦令》(1981年)、《爱情的季节》(1983年)、《少年阿辛》(1984年)、《小镇医生的爱情》(1984年)和《返乡札记》(1986年)等。

关于萧飒的小说创作,台湾旅美作家张系国认为:萧飒最擅长描述大都市里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而这些故事多半有着无可奈何的结局^①。张系国基本概括出了萧飒小说的特色。萧飒相当热衷于对男女恋人感情世界的描绘,其中既有因某种主客观因素引起的情爱纠葛,也有似乎毫无因由的莫须有的感情自戕。这类题材的作品占萧飒创作的大部分,主要有短篇小说《明天,又是个星期天》、《盛夏之末》、《叶落》、《黄满真》、《蝉》,以及长篇小说《爱情的季节》、《小镇医生的爱情》等。

《明天,又是个星期天》里的中学女教师淑清的婆家是个浸润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传统式家庭,其丈夫康又是个为事业终日奔忙,对妻子缺少温情的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淑清时时处处深感孤寂、苦恼而又不能摆脱,因此,每当她瞥见日历上已是星期六时,内心便感到发闷与空虚:那么,明天又是一个星期天。萧飒正是通过对淑清象害怕鬼魔一样害怕星期天的到来,表明这位

① 转引徐运翔主编:《台湾新文学辞典》。

饱受寂寞纷扰的青年女性所经历的感情碾磨。《盛夏之末》讲述某公司经理李愿的一段感情历程。李愿与妻子金美芳离婚后始终在矛盾与痛苦的泥淖之中苦苦挣扎。他既割不断对妻子的往日那份恋情和对儿子小琪的怀念,时时感到有一种失落感;又因人到中年却孤身一人而产生一种难以排解的寂寞感。尽管他在与金美芳分手后又先后结识了黛西与蓝妮,但这两位开放型女性只能给他以短暂的慰藉与欢快。在《黄满真》与《蝉》中,萧飒则着重于描写女性感情的自戕。《黄满真》里的黄满真,这位年已30仍嫁杳无期的中学女教师,不仅与周围的同事格格不入,常常惹起同事的风言风语,而且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也令人不可理解,既不堂堂正正地恋爱结婚,又摆脱不了异性的纷扰与追逐,因此在周围人眼里,她是一个难于捉摸的怪女人。《蝉》中的余清丽在未婚夫李范去美留学后,总是毫无因由地感到李范应该得到另一种类型的女人。在一次给李范的信中,她毫无必要地告诉李范她在英语补习班上认识了一位她感到“人很好”的年轻男老师,因此使李范产生误会,导致两人终于分手的结局。从上述分析看,萧飒笔下这些人物确实有些怪。萧飒的创作意图正在通过描写人物的“怪”,揭示现代都市社会中现代人物的特殊心态。不论淑清、李愿,还是黄满真、余清丽,他们灵魂的不安,内心的孤寂,行为的突兀、怪诞,乃是现代都市社会的一种交叉投影。也就是说,透过这些人物的“怪”,我们看到了当代台湾社会的嬗变。我们应该从这一层次上来理解这些作品的美学意义。这种通过描写人物在感情上的不正常人性来反映社会的变迁,在《爱情的季节》与《小镇医生的爱情》中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了。《爱情的季节》描写了两桩迷乱的恋爱故事。戴维良在妻子王莉萍跟洋人跑去美国后与林佩心结婚。婚后,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有的,林佩心全都有了,但她总觉得还缺少什么,终日郁郁寡欢;而戴维良又因忍受不了寂寞之苦,又爱上他的同学庄伯文之妻方芸。对此

林佩心虽有所听闻，几经周折，甚至扬言搬出戴家，但最终还是回到戴维良身边，默默地承担着做妻子的义务。《小镇医生的爱情》主要刻划一个步入暮年的医生面对青春少女所引发的种种骚动。医生利一到小镇开设私人诊所，不久请来一个叫刘光美的年轻护士。面对这位清秀温顺的山地少女，利一压抑不住情爱的冲动。他们一次相亲被利一的妻子月琴发现，自此家庭气氛日趋不安，终于导致月琴出走，而光美为了不伤害医生一家，决然离开了诊所。月琴走后不久不幸中风而逝，刘光美闻讯赶回小镇，这时他们各自控制住感情，生活又恢复了原先的平静。初看上去，这两部作品的内容思想似无多大意义，甚至有悖于我国传统道德伦理。但我们不能作为道德小说来读，与萧飒上述的几篇小说一样，它的价值同样在于反映现代都市社会现代人的特殊心态，进而映托出当代台湾社会的面影。

这类题材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婚约》、《幼仪姑娘》、《战败者》、《水月缘》、《单身贵族》等。这些作品虽然也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复杂心理，但思想内涵一般比较肤浅，其影响远不如上述几篇小说。

青少年问题也是萧飒关注的视点，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我儿汉生》和长篇小说《少年阿辛》。三作由于萧飒取材角度的不同而各领风骚。《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主要描写青少年由于缺乏家庭温暖，生活失控而遭不幸；《我儿汉生》在于反映青少年痛苦而又曲折的成长历程以及作为家长的感受与焦虑；而《少年阿辛》则着重揭示青少年沉沦的内在原因与外部因素。这显然是萧飒对当代台湾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与严肃思考。7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工商社会的畸形发展，青少年问题日趋突出，台湾各报刊早已经常披露青少年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它自然会纳入作家的创作视野。较之萧飒那些表现现代人复杂

心态的创作,《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等小说更具鲜明的针对性与当代性;而且,这些作品没有停留在青少年犯罪事实的客观描述上,而是着力于揭示出现青少年问题的社会原因,以及对待青少年问题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这就使作品的思想内容更具现实意义与警世意义。《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中的蓝惠如为什么会逃学而致使落水身亡;《我儿汉生》中的潘汉生为什么少年时会历尽曲折;《少年阿辛》里的阿辛为什么会触犯法律锒铛入狱;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家庭的温暖。台湾一家杂志曾发表文章指出:“破碎家庭是少年犯的摇篮。”《我儿汉生》等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生历程证明了这一点,说明理解青少年是他们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萧飒还描写了其他方面的题材。长篇小说《如梦令》和中篇小说《失贞事件》,明显地张扬了新女性主义精神。《如梦令》以其女主角于珍的感情生活的主轴,铺展了台湾现代女性立志“与男人一争长短”的奋斗足印,它是台湾当代文学中较早出现的一部描写“女强人”的作品;而《失贞事件》则是一篇猛烈抨击男权社会的檄文,它通过描写“我”与裴感情的裂变,尖锐地抨击了女人贞操为男人而守的陈旧观念。这与吕秀莲的《贞节牌坊》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萧飒还创作了中篇小说《霞飞之家》,《日光夜景》和近10万字的长篇《返乡札记》。《霞飞之家》描写了桂美与正芳母女两代人30年间经营“霞飞之家”西餐厅过程中的风风雨雨;《日光夜景》在刻画梁明美与范宁感情恩恩怨怨的同时,有意识地反映了台湾影视界勾心斗角的内幕。《返乡忆记》曾参加台湾《自立晚报》举办的1987年“百万小说征文”,并打进了决赛圈。它以50则不定期的札记形式,记述了在辽宁阜新电厂任职的台湾省人周造成携带家眷在抗战胜利后辗转返回故乡台湾的曲折经过,从而反映了在抗战胜利之初祖国大陆到处浓烟滚滚,民不聊生的荒芜情景,以及台湾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与怀念之情。上述表明,萧飒的创作题材还是比

较多样的。

萧飒是位比较讲艺术技巧的台湾年轻女作家。她的作品写来质朴真实，不见矫揉造作之态，更未出现雕琢斧凿的痕迹，但又不失生动形象。因此她的小说真切顺当，可读性较强。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根据作品不同的思想内容赋予不同的艺术形式，使之呈现出内容与形式互相适应的艺术美感。

那些着重描绘人物复杂多变感情世界的创作以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见长。萧飒善于将笔触伸进人物的感情深处，通过描写他们不同心理的并存、对比与冲突，展示人物丰富而又独特的性格。例如，《明天，又是个星期天》中的“伊”盼望星期天又害怕星期天到来的矛盾心态；《盛夏之末》里李愿在盛夏之末时节所引起的复杂而又空虚的情绪；《战败者》中静桢在情场逐鹿中败阵下来的自悲自叹，以及《黄满真》、《幼仪姑姑》里黄满真与幼仪的莫须有的感情自戕，等等，似乎都凝聚在萧飒那细腻的笔端，蕴含在精彩的心理描写之中。

在《少年阿辛》与《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等反映青少年问题的创作中，萧飒又运用了独特的叙述观点。《少年阿辛》从阿辛的角度叙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青少年的堕落过程；《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让高宏辉自己陈述他与蓝惠如的认识经过。这种叙述角度很适合以青少年问题的题材的创作。因为，第一，青少年犯罪的背景、事实与过程具有较大的隐蔽性，非圈内的人一般不容易详细了解，只有由当事人自我陈述，才便于自然真切地描述出来；第二，对青少年犯罪的性质与原因，如果让第三者进行评判，难免流于说教，也缺乏说服力，只有由当事人通过自身的体验和感受，由他们自己作出判断，才会自然真实，更令人信服。另外，《返乡札记》采用不定期日记的形式，《月光夜录》运用电影蒙太奇的叙述与组接手法；《我儿汉生》选取从“母亲”的角度叙述的方式；而《失贞事件》与《婚

约》则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观点，都是与其思想内容相匹配的，使之呈现出一种和谐的艺术美感。

萧飒还擅长于运用意识流的描写手法。通观萧飒的创作，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她一般不按时空的顺序铺叙故事，而往往是首先交代事件的结局或事件的发展，其间，才凭借人物的意识流动，适时而又自然地引出发生的事情。它不同于插叙。插叙是暂时中断所叙述的主要情节，而插入与主要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情节，而意识流则是由于人物在特定环境中受某种因素触发所引起的。它与叙述的中心事件有直接的关系，是主要情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举例言之，《婚约》中“我”与雷解除了婚约，“我”的朋友秦芳规劝道：“不要太任性，想想，二十六岁的女人了，你……唉！”正是“二十六岁的女人”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意识流动。“我”既想到秦芳的婚事，也想到自己与雷恋爱、结婚的经过，道出了“我”与雷解除婚约的原因。很明显，“我”的这段意识流程决非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它是作品的主要情节。这种打破时空定向的谋篇布局，不仅形成情节发展的曲折跌宕，而且有利于人物性格内涵的揭示。这不能不说是萧飒在艺术上的追求与造诣。

廖辉英是另一位著作颇丰的台湾年轻女作家。台湾省台中县人，1948年生。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曾主编《世界妇女》杂志，并任建设公司企业部主任及经理。1964年开始写作。1982年创作的《油麻菜籽》曾获中国时报第五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1983年发表的《不归路》又获1983年联合报中篇小说推荐奖。二作均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油麻菜籽》、《不归路》、《今夜微雨》、《红尘劫》，长篇小说《盲点》、《落尘》、《窗口的女人》、《蓝色第五季》、《岁月的眼睛》等。

廖辉英的创作多数描写女性的生活。她曾说：“我在工商界工作了14年，从最基础的撰文人员做到高级主管，我所看到的各种女性，她们的言行表现，她们的心态人生，她们的幸与不幸，以来印证目前许许多多，经由各方面传递过来的女性遭遇。”^① 她的成名作《油麻菜籽》便是一篇反映女性不幸命运的优秀小说。在《油麻菜籽》中，廖辉英成功地表现了一个传统女性30多年的婚姻生活。小说里的母亲是个踏实、坚忍能干的妇女，由于生活在大男子淫威之下，只能默默地承受“查某（闽南方言：女人）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的命运安排，一方面和卑微无能，缺乏责任感的丈夫打闹，另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为她养儿育女，辛苦持家；而且她还以“油麻菜籽”的宿命论教育自己的女儿：“没嫁的查某囡仔，命运不算好……你阿兄将来要传李家的香烟，你和他计较什么？将来你还不知姓什么呢？”这里描写的虽然是母亲对儿子与女儿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则透露出她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评价。廖辉英笔下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浸润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传统女性。从母亲身上，我们感受到台湾现代女性身上传统的道德伦理积习与文化心理包袱是多么的沉重。

然而廖辉英毕竟是年轻一代的作家，较之琼瑶、林海音、郭良蕙等老一代作家，她有自己新的女性观。她说：“今天，女性与男性一争长短，要求男女平等或什么的。平心而论，女性在谋生技能，学识基础这些方面，绝不输于男人之体力，智慧或耐性，其实也不弱于男人，因此，有些卓拔的女性，必然超群而出。”^② 出于这种超越于传统的新的女性观念，廖辉英有她自己观照生活的视角，其创作明显地带有时代的印痕。《油麻菜籽》中，廖辉英在着重表现传统女性意识的同时，也开始显露出新女性主义的亮色。母亲的女儿阿惠

①② 廖辉英：《做第一等女人，不做第二等男人》。

就具有现在女性的雏形。她虽然是在传统家教下长大的,但由于大学的教育与社会的熏陶,毕竟走上了不同于母亲那代人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廖辉英创作新女性文学的尝试。1983年,廖辉英推出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不归路》,它正是在张扬现代女性意识方面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目。作品中的女主角李芸儿,24岁还未尝过恋爱的滋味,出于寂寞,结识了有家室的中年男子方武男,不久便成为方武男的情妇。小说还塑造了与李芸儿形成鲜明对照的两个女性。一个是李芸儿的同学洪妙玉;另一个是李芸儿合伙开餐饮店的丹莉。她们事业有成,经济独立,全然是具有新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较之《油麻菜籽》,《不归路》的思想内蕴显得肤浅一些,廖辉英本人也似有觉察。她说:“坦白一点说,以作者而言,我喜欢《油麻菜籽》胜过《不归路》。《油麻菜籽》所描述的角色,是在一种生活磨难中淬励出来的坚强而又宽广的人物,它的生活视野非常辽阔;而《不归路》的人物,却是在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里蠕动的绝无生趣的可怜虫。”^①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不归路》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小说。它的意义在于表明,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女性,如果不炼就独立自觉的人格,缺乏自尊自爱,就不能真实地相爱,获得真正的幸福。换句话说,《不归路》通过李芸儿所走的“不归路”,从反面肯定了女性的自我价值。在《不归路》发表前后,廖辉英还创作了另一篇小说《昔人旧事》。它在构思与情节的框架上与《不归路》有明显的雷同。作品描写了大二女生胡语玫爱上举止潇洒,谈吐文雅的老师沙立人。它的意义亦在于启引女性去认识自身的价值。

自《不归路》之后,张扬新女性意识便一直是廖辉英所关注的创作“热点”。她主要描写女性对事业与对感情追求两个方面的题材。当然女性对事业与对感情的追求是互相联系着的,只是不同作

① 廖辉英:《做第一等女人,不做第二等男人》。

品其侧重点不同就是了。

着重反映女性献身事业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红尘劫》和长篇小说《盲点》、《蓝色第五季》。《红尘劫》通过描写女主人公黎欣欣对于广告事业的执着追求,表现出“女性与男性一争长短”的现代女性意识;《盲点》与《蓝色第五季》反映女性在充满封建伦理道德家庭中的挣扎与苦斗。《盲点》中的丁素素与《蓝色第五季》里的季玫都是大学毕业的现代知识女性,都为描绘自己的人生蓝图付出了带着血与泪的巨大代价。她们与80年代台湾当代文学画廊里出现的“女强人”一样,既有摆脱羁绊,追求自强的独立意识,又具备着坚忍宽容、洁身自爱的中国女性固有的独特气质与情操。廖辉英正是通过对东方式女强人的塑造,负载着她的美学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而这种东方式的美学观与伦理观又符合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这恐怕是廖辉英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盲点》曾被评为1986年度台湾十大畅销书。

当然《红尘劫》等作品之所以赢得广泛注目还在于,黎欣欣、丁素素与季玫等现代女性都是生活在陈旧思想文化意识仍梦魇般盘旋的社会转型时期,处在新旧思想文化猛烈碰撞的交汇点。她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无一不是新旧思想文化尖锐矛盾引起的深刻震荡的结果。它确如廖辉英本人所言:“现代男女,其实必须饱受传统例行与现代专有的双重磨难之煎熬,无疑苦过从前那些世代的男男女女”。^①而这种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又是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的普遍现象,透过黎欣欣等人的生活足迹,我们便可比较清晰地窥视到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黎欣欣原先认为:“要立足,只要使自己成为强者,身上连一处弱点也暴露不得。”然而,她想得太天真了。当代的台湾虽然社会趋向开放,但在伦理道德方面仍然相当

① 廖辉英:《今夜又微雨》,见小说集《今夜微雨·序》。

传统,大男子主义仍然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蔓延。它正如小说里所写的:“有些男人……根本不曾把女人当做可以平起平坐,一样公平较量的角色;而是等而下之之辈,在狎弄之余,还要使点手段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当年还在长广公司任职的黎欣欣,有次为了赶制资料和课长唐兆民留宿简报室,结果谣言四起,而这类事吃亏的总是女人,迫使她最终不得不离开长广。这分明是陈腐的传统思想观念在现代生活中的还魂。作为“广告界女强人”的黎欣欣,由于她精通业务,又勇于进取,本来可以在广告界大显身手,但她毕竟是个女人,终于在“男尊女卑”的人生舞台逐鹿中败下阵来,对充满劫难的红尘世界深感绝望。很明显,黎欣欣的不幸遭遇乃是陈旧的思想文化影响所造成的。在《盲点》中,丁素素的婆婆齐老太太无疑是旧思想文化的典型代表。她第一次与丁素素见面就觉得不顺眼,仅仅是因为丁素素衣着时髦,长相迷人,便认定:“这不是狐狸精是什么?”而且,她还以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为规范,用一个“孝”字紧紧束缚儿子媳妇,要求他们俯首贴耳,百依百顺。而丁素素的丈夫齐子湘则是生活在新旧思想文化夹缝中的人物。一方面他勇于冲破家庭阻力,决然与丁素素自由恋爱结婚;另一方面他又屈服于母亲的压力,将丁素素一步一步地推向痛苦的泥淖。齐子湘的悲剧同样是新旧思想文化冲突所致。《蓝色第五季》与《盲点》的构思基本相同,也是描写由于新旧思想文化冲突引起的婆媳之间、夫妻之间的矛盾。两部作品不同的是,《盲点》故事发生的背景在台湾,而《蓝色第五季》则移至美国与加拿大。另外,《蓝色第五季》中所描述的诸种矛盾更为尖锐化。作品女主角季玫的婆婆江彩珠的刁泼凶狠较之齐老太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眼里,“媳妇就该听她的,为她服务,为她挣钱,为她……要骂要打,一切也看婆婆”。而季玫的丈夫葛洪也比齐子湘更不近人情,大男子主义思想更为浓厚,认为妻子受丈夫约束,为丈夫操劳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江彩珠母子的威逼

下，季玫二度人财两空，一步步被推到无法生活下去的边缘。当然，这两部长篇小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新旧思想文化矛盾的描写上。人类社会终归要朝着现代化文明方面发展，当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尽管陈旧的思想文化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但新的思想文化终究会战胜旧的思想文化。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这一点《盲点》与《蓝色第五季》也作了不同程度的揭示。丁素素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离开了齐家；季玫也在其妹季珊和朋友宋少茹的开导下，“正向着不同的方向，寻找自己的轨道”。我们认为，廖辉英笔下的黎欣欣、丁素素和季玫具有的新女性主义意识，正是在于其与轮番压来的陈旧思想文化打击中所显示的思想、智慧与力量。

主要描写女性对感情追求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今夜微雨》和长篇小说《落尘》、《窗口的女人》。与上述三部作品比较，《今夜微雨》等作虽然着重反映女性的感情世界，但廖辉英所倾心表现的仍然是在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中女性自身价值的显示，笔锋所向仍然是盘旋在中华民族古老土地上的大男子主义。《今夜微雨》中的女主人公杜佳洛，不仅容貌艳丽，更是一个“有头脑、有计划、有能力”的女人。她执着地追求一份真心的爱情，渴望有个温暖舒适的家，过“一家一业，正正常常的夫妻生活”。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起码的普通愿望也难以实现。她经历两次婚姻失败之后，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终于觉醒，决心重新振作，独自走向终须要走的一程。在《落尘》与《窗口的女人》中，我们看到的女性感情世界又是另一种景象。《落尘》中的沈宜苓，在身患重病后不得已和她所不爱的李成家结婚，婚后两人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差异，使感情的裂缝越拉越大。这种不协调的婚姻勉强维持了8年之后，沈宜苓热恋上了年轻英俊的卓剑飞，结果遭到了李成家的报复，并最终导致了离婚。《窗口的女人》里的朱庭月在受到恋爱失败的打击之后，转而追求有妇之夫何翰平，决心做他妻子之外的第二个女人，但到头来同样是自